

# 蛋炒饭

□四川泸州 周天红

在去白合场的路上,我手里提着一包鸡蛋,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情:鸡蛋是打烂了好还是不打烂好。鸡蛋要是不打烂,就能卖钱,卖了钱,就能买东西或是交学费。鸡蛋要是打烂了呢,我就能吃蛋炒饭了。一想起蛋炒饭,肚皮就咕咕咕直响动。

娘说,娃呀,早晨起身才吃了两碗稀饭,怎么又饿了。娘摸了摸我的头。我看见一滴泪珠在娘的眼睛里晶莹透亮。我知道娘在想什么。

我说,娘,还是蛋炒饭好吃。正说话间,我没注意,一步没踩稳,踩在一坨石子上滑了一跤,手里的一包鸡蛋不偏不正刚好碰到了一棵树上。哗的一声响动,一个鸡蛋碰破了。娘有些可惜的样子。我心里却有些高兴。这下好了,赶了白合场乡场回去,蛋炒饭就有着了落。

娘做的蛋炒饭的味道,现在想起来,也是遇着的最美的味道了。娘把猪油放在大铁锅里融化,直到冒出青烟。娘把鸡蛋打在碗里,用筷子搅拌,像翻着波浪一样均匀。蛋清和蛋黄充分拌和在一起,迅速倒入油锅中。再把饭倒入,用锅铲子炒着。娘把蛋炒饭炒出一些锅巴,金黄金黄的,蛋炒饭就可以出锅了。娘把火候掌握得很准,蛋炒饭在锅里炒久了不行,要糊;蛋炒饭重在炒,如果没炒出锅巴,不香。娘能把蛋炒

饭炒出一屋子的香味。

老家那个叫清水塘的地方,前面临水,后山半山腰是一大片平地。那平地上,全是杂树林子,可是养鸡的好地方。林子大了能藏鸟,还能养鸡。娘说,一家人多亏了那片林子。每年,娘都要在林子里养好鸡。

娘养鸡不贪心。一次大大小小的地就养二三十只。就是那二三十只鸡,可解决了家里的大问题。上有老下有小呀。老的要看病,小的要读书,都得从鸡身上出。鸡生蛋,蛋生鸡,娘把养鸡下蛋卖钱的事干得热热闹闹的。白合场逢农历三六九赶乡场。逢白合场赶乡场的日子,娘就带着我一路去卖鸡蛋。娘背山货,我提鸡蛋。一场卖二三十个鸡蛋,家里柴米油盐的全有了来路。一家子就望着那一群鸡过日子。卖鸡蛋只能解决小问题,遇到大事情,那就麻烦了。年一过完,哥都三十出头了,还单着。说媒的来来回回进屋的不少,一看家里的条件,大多都黄了。娘想方设法请了拖板桥的张三婆。

那年月,家里能招呼客人拿得出手的,就只有蛋炒饭了。蛋炒饭待客行,可哥娶老婆的事,不要说蛋炒饭了,就是卖鸡蛋都顶不上事。娘看着哥半夜里坐在屋檐下大口小口叹气的样子,横下一条心,

不卖鸡蛋,把鸡全部卖了。哥的婚倒是结成了,一家人可就遭罪,大半年,不要说蛋炒饭了,鸡蛋的香气都没闻着。缸豆稀饭、南瓜稀饭、红苕稀饭、麦粩稀饭,吃得我呀,见着稀饭就想吐清口水。一碗蛋炒饭,多少心酸事。

走在城市的路口,闻着那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角角落落的馆子餐厅酒楼里,飘出来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七荤八素的味道,鸡鸭鱼肉、包子馒头、河鲜海味,都比不上一碗蛋炒饭香。有人说,肚子饿了才知道饭的味道。是啊,那年月,那家庭,那条件,能吃上一碗蛋炒饭,那是何等的高兴呀。逢年过节,亲戚上门,或是过生日,娘才端上一碗蛋炒饭,那就是最好的东西了。鸡蛋鸭蛋,腿子脸盘,火烧黄鳝,不如来一碗蛋炒饭。

娘说,你怎么不吃蛋炒饭了?我说,医生说,吃多了,胆固醇偏高,要得病。

娘说,哪个医生说的哟。还记得去白合场的路上不,你想吃蛋炒饭,动歪心思,偏偏把鸡蛋碰烂了。现在我都还记得。

我笑。娘也笑。笑着笑着,日子就美起来了。

一碗蛋炒饭,一段时间的记忆和留存。只要经历了,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。

# 你是我的拐杖

□山东龙口 田淑琛

和老公生铁硬钢地死磕一顿后,决定独自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。快八十岁的老父亲正在摆弄他雕刻的那些枣木拐杖。

本来想帮父亲收拾一下因为雕刻拐杖而凌乱的家。父亲却招呼我:“有没有兴趣听老爸说说这拐杖啊?”于是,赶紧搬个凳坐在父亲身边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听着父亲讲故事的那些日子。父亲拿过一根刚从山上刨挖来的带着奇形怪状根系的山枣木说,雕刻出一根好的山枣木拐杖,首先要选到好的原料,像这种生长在石缝隙里的山枣,为了生存,它的根系要在山石的缝隙里游走,才能形成形状独特的根,泥土里是绝对长不出这个形状的。选好原料后,关键就在定型了。他让我看这树根,说很多人都认为应该雕成龙的形状,但父亲说,从根雕的意味来说,人为雕凿,远不如自然天成。

说着,老父亲拿起剪刀,把这根枣木多余的根系剪掉,有些枝节

适当缩短,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它本来的形态,然后他让我看看像什么。我发现,简单的修剪后,枣木根活脱脱就是一头卧着的牛,虽没有龙的威猛,但是牛的身体卧着时的褶皱自然天成,回首之间,神态安逸。父亲接着说,下一步要剥去树皮,再进行稍微细致的雕刻。然后要进行最后、也是最耗时的一步,每一根拐杖在雕刻好以后,都需要用手直接摩擦杖身,直到杖身光滑,出现一种剔透的黄里透红的自然光泽来。这个过程就像在与拐杖进行交流和沟通,非朝夕可为。最终拐杖可得人之气,成人之性,使用时便有人拐合一境界,这是任何化学染料无法达到的。父亲的话,使得我内心的某些情绪似乎趋于平静。

父亲似乎看出了什么,又道:“闺女,好好想想,这婚姻中的两个人难道不是彼此的那根拐杖吗?”知女莫若父,我的老父亲,总会在我失意的时候,不动声色地敲

碎我内心纠结的壳儿。

是的,婚姻中的两个人,就是彼此的拐杖。互相选择的时候,谁也不会选长在泥地里中庸的没有个性的;却都会选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、个性独特的那一个。但是又有莫大的机缘,可以选到相融的个性,在相互接近的时候不会被彼此的个性碰撞呢。冲突的激烈在于,总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对方的思维模式,生拉硬拽地把对方拉到自己想象的道路上来,而偏偏不在意他是不是穿着一双适合走这条路的鞋子。相对和谐的婚姻,只是多了一种叫做顺势而为的聪明。就像雕刻一根拐杖,绝不能奢望每根都可以雕成龙或凤。而是在保持其本性的前提下,稍加修饰,并佐以用心的交流和关怀。这样,一段婚姻才能如拐杖般发出柔和美丽的光泽来。

给老父亲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,离开的时候,我带走了父亲雕刻的一根拐杖。

# 金陵纳木措探秘

□南京 边关月

上周六自驾宝卡湖,这里是最近南京声名鹊起的网红打卡地,叫宝卡湖,又号称金陵纳木措,位于江宁汤山街道曹府村附近。

转过一座小山后有一条通向山坳的小路,行走约十来分钟,突然看到一湾心形的水潭,颜色碧蓝,犹如雨后的天空,加之湖边开了不少野花,真有几份迷你纳木措的感觉,只是少了雪山相伴。近处接近岸边,颜色次第变得浅淡,颇有梦幻色彩,有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在给孩子科普,因为矿坑中硫磺、磷等矿物质的沉积,加上阳光

的折射,所以湖水会这么美丽。

我十年前曾去过阿里地区,西藏人把湖称作措,于是乎班措,佩枯措,拉昂措,玛旁雍措,纳木措,羊卓雍措……今天的宝卡湖系列,第一个遇上的湖就蓝得那么澄澈,那么恰到好处,霎那间有只野兔飞驰而过,没人野花杂陈的草地间,此情此景,又添好些野趣。

之后沿蜿蜒的山路一路寻找,一路惊叹,大约有八九个这样的海子,有四五个人库。天上是蓝天白云,远处是黄灿灿的麦田,采石场废弃后的崖壁竟然也有好多种颜色,有赭红、

赤红、粉紫、粉白……崖壁下是碧绿的湖水,有人戏称迷你赤壁,迷你三峡,峡谷间如有一只小船,选角度航拍一下是可以以假乱真的。

在跋山涉水的陡峭山道上,一路有太多又大又红的野草莓,我吃了好多,酸酸甜甜,既解暑又解馋,这也是儿时的乐趣之一。

累了在树荫下席地而坐,山风习习,吃着野果,呼吸清新的空气,那碧蓝的湖泊就在视线可及处,是那般的清心养眼。

沉醉,恕暂不知归路,且容我发一会呆。

# 初夏樱桃

□安徽淮南 闫立新

以前我家住工房区时,院子里有几平方大的角落,为了不至于显得空落,爱人便种上了一棵樱桃树。

每到春暖,雪白的花朵一蓬一蓬地缀满枝梢,清淡雅洁,没有一丝杂质。等花开到极致,便要凋谢了,就在半谢半落间,一粒粒绿豆粒大的青果,悄然在枝杈间露出稚嫩的面容,这些小青果,晶莹可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剔透的小青果颜色会慢慢地变成碧绿,再由碧绿变成浅红和鲜红,宛如红装的小家碧玉。熟透的樱桃累累地挂满枝头,在阳光下闪烁着盈盈的红光,玲珑而有韵味。有时,当我走过樱桃树下,会随手摘下一颗樱桃,酸中带甜的汁水入喉,沁人心脾。

一天路过街头,看见街头有人用三轮车拉着一箩筐樱桃在卖,果子大而饱满浑圆,红唇似的鲜艳,惹得很多人围观购买。想想在这热气袭人的季节里,买些回去,放在凉水里浸泡一番后,捞出来,果皮上盈盈水光晃动,品尝一颗,肯定清凉舒爽。

每当家里来人,爱人端上果盘待客时,也会顺便去樱桃树上摘下些樱桃果。小小的樱桃果,在清水里浸泡洗干净后,置于果盘内,有的翠红欲滴,有的沉红若紫,更有橙红若玉珠。果梗细细长长的,或翘起,或交织盘结在一处,美得像一幅静止的油画。

我也曾从市场里买过一些果粒更大的樱桃,吃起来,果肉脆而

润,甜中有些微酸,感觉和西北沙窝里野生的一种叫“酸溜溜”的小果子更像一些,但又比那些野果子汁水更多,也更为漂亮些。

我说这些,估计大诗人苏东坡可不会这样认为,他说:“独绕樱桃树,酒醒喉肺干,莫除枝上露,从向口中传。”细想一下,酒醒之后的他,一个人来到庭外樱桃树下,酒后口舌干燥正饥渴时,看到一树累累的樱桃果,绕树三圈,瞅准了一颗,摘下来便入了口,顾不上果实上的微尘和清露。清凉沁心的果实,一定给苏东坡带来极为美妙和酣畅的感觉,才有这首咏樱桃的诗,流传千年。

据史料记载,宋朝人爱吃樱桃做成的蜜饯这倒是真的,诗人杨万里在诗中写下“何人弄好手,万颗捣虚脆。印成花钿薄,染作冰渐紫。北果非不多,此味良独美”这赞颂樱桃蜜饯的佳句。从诗句中,我们可以看到宋朝人做樱桃蜜饯的方法,就是将樱桃放在锅里煮熟,再焯水后去果核,捣成浆汁状,随后将果浆倒入有花纹的模子里捣实,压为薄饼形;制作过程中,为了增加多一点美味,还会添加冰糖蜜。如此,樱桃蜜饯的色、香、味便完美呈现出来。

常言说,樱桃好吃树难栽,但我家小院种的这棵樱桃树,基本上没有为它修枝剪叶,也没有刻意去浇灌和呵护过,只是任其在院子一隅自然随意地生长,依旧年年应时地开花和结果。这就是我爱樱桃的理由。

# 鸟鸣别趣生

□重庆 周丁力

很久以前曾经读到过一副对子,前半句忘记了,后半句至今还记得:“山静鸟谈天”。因窗外传来一连串清脆的鸟鸣,我又想起了这半句。

在我们小区里,在小区外面人来人往的林荫道上,在更远处游人如织的公园都能常常听到各种鸟鸣。甚至在我家的阳台一角,在我朋友家外挂空调机的缝隙里我都看到过鸟的身影,也听到过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观飞鸟远去,心意会随之飞翔于晴空;听各种鸟的鸣叫,内心会产生各种美妙的情感与意念。因此,长久以来,我一直是既喜欢观看飞鸟展翅,又喜欢聆听自在鸟鸣的人。为聆听鸟鸣,过去爱去郊外或者山林,现在不用了。

看得多了,听得多了,心中就慢慢生出些莫名的快意,甚至产生种种可笑的揣测。鸟鸣似谈天,谈的什么?听不懂。于是,有时听到鸟叫声,就喜欢以人之心度鸟之心,冒昧地去猜测。

比如,有时在清晨外出,忽然听见小区庭院里一棵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成一片,那时我曾含笑去想,这树上的鸟儿你一言,我一语的,是不是在商量它们今天去哪里玩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7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